

勤

餘

文

牘

勤餘文牘卷之六

山陰 陳錦 畫卿

續修曲阜聖廟碑

同治癸酉

序

山左肅清軍務之明年曾李二相國暨巡撫丁公勅修曲阜聖廟大成門殿其三年歲壬申五月土木工竣錦奉大府命躬詣闕里具祝帛牲醴率所屬祭告落成甚盛典也維時大成門內殿廡聿新而周歷宮牆自嘉慶十六年重修後花甲一周矣殿若聖蹟閣若奎文堂若詩禮金絲祠若五代啟聖門若宏道同文垣棟傾危丹塗漫漶甚者垂圯而莫爲之理於心闕然因卽日會商聖裔孔公祥珂請於巡撫丁公佑修全廟南自大中門

左右南牆東西兩阿起北迄聖蹟殿後北牆東西兩阿止爲殿者三爲閣者一爲堂者二爲祠爲廟者三爲庫爲所者五爲角樓者四爲故井故宅魯壁者各一爲大小碑亭者一十有七爲南北門者二十有一爲東西門者一十有二上葺下砌後展前扉經緯重垣院廡惟稱其間丹堦黃屋疊閣崇阿龕閣罍思筍簾碑碣具依舊制而更新之并櫺星門柵南抵城闔悉從其朔先是公府有鼓樓廟之東障也燬於火未葺南闔雙闔廟道也禦賊而腐十餘年矣相其陰陽文脈攸系且列聖巡輦所必由也議葺樓啟闔並舉之因重建石橋跨城渠爲道渠故文獻泉也沿流東沂岸側有橋沒於土自橋

東行數百步迹似畎澮至釣魚臺而止臺本當古泮水之墟坎地求之甘冽涌沸導爲西流卽今應龍橋下折入城渠一水是也稽所費銀三萬九千兩有奇庀材非不實也計值非不嚴也顧猶以軍務初平河防孔棘未敢公然請帑爲之會前工甫竟核減得銀一萬五千兩又益以前撫院閻公倡勸官捐四千五百金足之以運庫廟工生息之款請於 朝諷吉興事始自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七日以迄於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閱十有六月并聖林洙河修濬事同時具竣在事諸君子自方伯廉訪以下至於守令廟員三品舉事四品百戶八品執事及四氏學官生監或籌款勤勞督催切實或監工

勞勩贊助有功并工師匠作例得備書姓氏以紀其實
頌曰嶷嶷聖里奕奕宮牆禮媿黃屋道隆素王壁韻金
絲堂尊詩禮傑閣天高穹碑嶽峙猗與廟貌振古爲新
輪之奐之實實彬彬維彼泉流淵源文獻閭闔宏開秋
陽江漢恭逢 沖聖踐阼臨雍親裁大政 巡輅其東
戒爾百工清爾蹕路於萬斯年河山鞏固

重修孔林享殿神道碑

自古聖神憑依之所人傑地靈更千百禩猶必有鬼神
守護呵禁與之歷兵燹沿革而巋然自存時或有人焉
出而補苴培護以成其所謂不朽者理固然也充沂郡
邑被賊久所至祠宇悉焚燬獨繞避聖林無犯者邑之
人咸恃以庇焉已而賊涎民利徑踰牆入大索內林不
得舉門闔倚樹將焚之甫熱而風雨大作怖而走自是
終不敢復至以故山左二十年兵燹而曲阜宴然得毋
有呵護者存與禮曰古不修墓聖林元氣渾然直已與
扶輿終始而其閒高阜四起古木蔭翳雨則水無所歸
阬於林門西南者方丈旋實以土石墩陷焉萬古長春

坊石梁中折懼行人不葺且圯他若臺殿門亭土木做壞丹堊駁蝕其於宮牆美富之義蓋闕如矣歲壬申錦復奉大府命以廟工之餘並葺之自萬古長春石坊文津橋神路碑樓木牌坊頭林門二林門洙水坊墓門享殿思堂楷亭墓廬駐蹕亭木石磚甃丹漆金碧內外煥然傾者以平陷者以起斷者以屬故者以新與廟工同時竣事計費京錢萬八千六百五十緡爲銀五千一百八十兩有奇以癸酉十月二十五日祭告落成旣又導林前洙水自五泉莊西流入東林牆過東平洙水西平三橋以出於西牆南折而入於沂棟宇崇隆水泉騰涌凡所以妥神聖之靈而啟文明之運者庶乎其無憾焉

抑更有異者石梁之折也高倍尋莫能易計必別求二石柱支其旁高廣惟稱庀材者且難之已而坎地得二石如其長或曰是卽建坊時所餘者臥地久矣陷土尺許老民知焉因得之是豈亦呵護之靈有以作之合也與爰誌顛末垂之貞珉

重濬文獻泉洙河碑

光緒丙子

環林皆泉也自東南入城渠者曰文獻繞城南北而西會於洙舊矣歷久淤變渠在而泉沒於畦識者惜之歲癸酉葺林廟導洙河修南闔石橋橋卽泉所經也沿流沂源必窮其所自錦以少保中丞丁公命與印委各員履而迹之循南岸東行得缺口故有橋今廢掘土得碑名曰應龍橋以內左右町畦中若溝澮蓋淤河也行盡河身陡然一阜曰釣魚臺循名核實舊當近水與志載釣魚臺下有泮水及文獻泉卽古泮水語相吻合詢之士人猶有古泮池名乃爲大坎方二丈者穴地五尺許源泉併出罅在沙中其爲文獻泉發源無疑因卽由此

施工次第而西計自釣魚臺至應龍橋量長九十二丈
面廣一丈底廣八尺因原存河身五尺而倍深之并橋
門悉增深廣引泉入渠繞城十里許徧濬之廣深方丈
役夫一千五百名出土八千五百餘方費京錢三千三
百串有奇而文獻泉入渠會洙之路暢行矣洙故出五
泉北西流南折穿林牆及城西通變橋而合流於文獻
者 國朝乾隆八年聖裔繼汾繼涑重浚之得故碑文
曰浚復洙河而不詳其所自歷今又百三十餘年矣泉
穴復失僅存河身水草爲菹施工孔亟乃就碑下三其
坎無一得最後坎丈餘見若半環者甄質厚二寸許圓
徑三尺立置土中如洞門叩之中空門閒黃甄堵砌若

故塞之者去輒得泉滂然仰出頃刻盈坎測量故處相
去已遠其非古洙源可知而地脈遷移隱現有數迹其
傾注汎濫已非尋常溝瀆之所能則舊志五泉莊洙所
自出其必在是矣自莊至東洙橋止量長二千四百九
十丈面廣二丈底廣一丈四尺深入淤土各五六尺出
土七千九百九十方役民夫一千六百名費京錢五千
九百串有奇而洙河挾文獻泉入沂之路又暢行矣獨
浚復一碑一再建立無時代年月款識則明侍郎章公
拯立也公以嘉靖五年丙戌爲總理河道都御史徙曲阜
縣學於廟西會巡撫陳公鳳梧先於癸未二月修建
洙橋石坊則碑當立自丙戌癸未之間今爲補題其左

曰明嘉靖五年總理河道都御史章公拯修治洙河碑
而并敘今昔重浚歲月於其後蓋與聖裔之浚而三之
矣時則光緒丙子七月也夫以山川鍾毓之秀而關聖
賢精爽之憑其所係乎風會人文必非淺鮮百年向寂
而一旦効靈文脈流通神機翔洽郡邑觀光之士必有
豁然貫通而莫知其所自致者亦以見大府之嘉惠士
林如水之行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而執事者與有榮焉
贊曰茫茫文獻混混原泉會於洙沂道脈千年隱見有
時運會推遷流清濁返其性天毋俾茅塞視此涓涓

重修鄒縣亞聖廟碑

光緒丙子

粵自鄒賢繼聖孔道以明配食尼山比隆闕里孟廟之
在鄒雖非通祀而天下宗之矣顧以軍事方殷未新廟
貌於心愆然東省肅清之歲壬申始得籌款鳩工爲修
葺計派委縣令王恩湛耿天九邑紳董炳孫文岐等履
勘估計除櫺星門繼往開來坊功同砌造外正院門殿
再重東院邠國公宣獻夫人殿西院家廟致嚴堂几棟
宇臺砌垣扉龕案之朽窳無用及高廣失宜文不中度
者更新之易置之什七八加置天震井古柏石欄立焚
帛池於殿之西北自癸酉二月初十日興工凡八閱月
并述聖廟斷機堂歲事計費銀一萬七千餘兩先是庶

祀先賢儒尙依康熙壬寅舊志東公孫丑浩生不害陳
臻崖廬連陳代公都子高子益成括子叔疑西萬章孟
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凡十七人陪祀
先儒東韓愈志載宋宣和四年邑令朱珪請與揚雄並
立祠於孟廟之西元元貞初邑令司居敬因之升廡明
洪武二十九年詔罷揚祀而韓獨存西孔道輔志載爲
宋時兗州守以訪得四基山墓後人追崇並祀但不詳
所自始今又增明刑部尙書錢公唐於東廡首坐以主
式不倫位次失當尤疑焉謹按 國朝乾隆三十一年
禮部覆准孟廟配享從祀各主改去封號稱先賢某子
先儒某氏以先賢樂正子配享正殿外更定從祀坐次

東廡十人先賢公孫子公都子先儒屋廬氏陳氏

氏代高氏浩生氏子叔氏盆成氏韓氏西廡九人先賢

萬子先儒孟氏充氏徐氏彭氏戚邱氏桃氏季孫氏孔

氏序位均與舊志不同又按乾隆十五年部頒孟廟祭

器兩廡各三龕據前孟博士廣均增定三遷志志稿八本未列

載兩廡坐次自北而南應分先賢爲一龕先儒爲一龕

而以後世附祀之先儒韓氏孔氏又各爲一龕方於禮

文允協且韓氏孔氏何時從祀本無明文卽當以禮部

覆准之文爲據此次重修兩廡分龕正坐應遵部文垂

爲定論至錢公唐以明初諫止罷祀之詔有功孟氏本

爲報德祠舊主祠圯主存因以升廡雖無明文而相沿

既久未敢妄議移撤謹改照先儒孔氏主式移列東廡
三龕韓氏之次錦忝居後學景仰前賢當此土木重新
何敢沿訛襲舊既已更定龕坐而又援有舉無廢之文
體崇德報功之意爲錢氏增列祀位質之議禮君子雖
百世當有同心焉工成祭告備勒貞珉用垂久遠

孟廟東廡先儒錢公碑

錢公名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博學敦行明初舉明經

對策稱旨授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曲阜孔廟春秋釋

奠天下不必通祀公上疏諫止侍郎程徐字仲能郵人

升尚書有文詩道亦力爭之帝又以孟子草芥寇讐語

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左右以矢射之

公肉袒懷疏以入矢傷其胸諫益力且曰臣爲孟子死

死有餘榮帝感公誠懇旋復孟祀事載明史本傳及三

遷志然未聞從祀孟廡也同治癸酉錦監修孟廟見東

廡首列一主曰明故刑部尚書某則公之姓字也主式

位次心竊疑之及考孟博士廣均增訂三遷志始知孟

齋舊立報德祠祀公祠地主存移置於此但不詳其
自始矣是年十月工竣詣廟代大府行祭告禮遵 國
朝乾隆部定從祀兩廡坐次並無錢公在列因卽夕移
公主於致嚴堂議復建報德祠祀之夜宿孟第夢見老
人銀髯緋服立榻前榻卽浮動有聲驚寤復夢又如前
已而舉榻外傾出子於地徑臥牀下矣夢裏凝思卽已
知錢公之靈有以倣我醒則四壁燈明安枕如故慷慨
交并因念孟廟在鄒尙非天下通祀是以孔氏道輔升
庶當時亦未有明文今錢公有功聖教史冊昭垂卽登
闕里廟堂尙無愧色以之從祀孟廡雖無明文亦何敢
妄議易置乃以質明行事之先謹復公位於東廡先儒

韓氏之南當西廡先儒孔氏之次既又更正主式曰先儒錢氏以符體例並爲文祭之辭曰右文翊運直臣劾敢諫之忠重道尊師英主識崇儒之禮誰與干城吾道允宜俎豆名山惟我錢公輔翼明廷潛心聖教木吳越名王之裔紹象山理學之宗吾舌猶存務引君於當道斯文未喪有殺身以成仁奮朱雲折檻之詞丹誠耿耿矢安藏剖心之志青史皇皇是卽升堂入室何慚私淑之徒豈期崇德報功未正明禮之典錦追惟鄉碩仰止前型願效駿奔堂構葺三遷之里情殷驥附門牆序七卷之賢援有舉無廢之文禮隆殷薦參甯過而存之義位殿羣儒感陟降之有靈幸鬼神其來告廣名教有功

之祀待增片席於尼山發千秋潛德之光用壽貞珉於
鄒嶧時同治十有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

張秋八里廟開河碑記

戊辰九月

八里廟者故利浚涵洞也汶水異漲運河不能容則洩之黃河北徙之明年平水三閘五空橋悉淤爲畦大溜挾汶水決涵洞去運流幾絕矣已而迴溜入南埧頭復得水顧溜弱沙強中梗者十里渠岸爲平今年春李爵相督師北渡爲轉餉計開正河自八里廟至張秋延長五百三十丈深丈餘廣十丈許開方計土費且萬金聞者難之乃飭勇代夫減費什三四分段紮營通力合作先以土壘其兩端拒容水乃進畚鍤浚其中流計深丈二尺至七八尺有差水之以砥其平南高北下勢若建瓴三閱月工竣將啟埧放水而黃溜杳然賊逼河干礮

船艤黃岸不得入忽南風挾大溜驟至漫埧之漲自決
口門百艘飛涌若神助然賊以是退走而水亦驟落且
盡頃刻沙淤五六尺試驗新工蓋廢者半詢之士人僉
云四月非汎期其漲必爲礮船助也後當復漲先是金
龍四大王見形於舟者屢礮船之入也龍忽在船踞礮
口至東昌乃杳觀者莫不神金龍予因疏禱請再漲勿
淤許加封焉顧如已淤何稟帥府做何恭惠公混江龍
法導其後製甫就水果復漲泗探淤處百十人爭濬之
帆檣梭織緇饋遂暢行焉秋八月水大至賊搶渡益急
諸軍要擊河干盡滅之事平歷視前淤竟悉沖去若適
償所禱者爵相於是亦神金龍聞於朝 欽頒廟額曰

榮光普佑紀實也夫以十年冲溢滄桑迭見之河淤而
開開而淤淤而復開河伯効靈如響斯應豈直以禽互
逆哉將使天庾轉輸復 朝家之成憲交衢輻輳通民
物之脂膏其利十世其利百世此權輿焉果能因勢利
導黃運交流國以富强民以樂利行見中興有象大澤
均沾屬在下僚躬親畚揭有不鼓舞懽忻願獻澄清之
頌者哉頌曰大懟既鯨大武既成梯之航之太倉其盈
漉漉北流朝宗於京

鄆城侯家林河工合龍碑記 壬申二月

禹貢北條之水河爲大而輒與濟合流者濟之力獨能負黃也亘古河流皆北向賈魯力捍入淮而河始南徙有明因之遯乎我 朝黃運交通所以重南漕而利估檝者勞費殆難爲繼蘭儀之決再合濟流蓋從其朔焉顧其始就下於沙河隱然留張秋灌運之道及沙河淤而灘代之灘淤而沮又代之於是乎有侯家林決口之事侯家林者沮之東隄而黃之南蔽也決此而漫流犯南旺繞鉅嘉沖任城入南運駸駸乎引大溜以病腹地而運道將淤且廢時宮保穉瓚丁公巡撫山東適以疾乞休沐三月不視事河帥岳儕喬公方履新疏屢上議

勿決我 皇上念民居之久蕩也隄捍之寢荒也盛漲
之踵至也運渠滯洩之失所憑而難爲治也 諭喬公
與公商興築事在必行夫亦以我公體國公忠救民水
火之隱簡在 帝心而特專其任與公果恤然以憂蹶
然以起會歲暮屬布政支公彬上疏陳利害毅然以堵
合自任預檄近河州縣廣購糶料糴麻剋期贍備除夕
告痊元旦蒞任朝拜 命而夕啟行調河員十餘司填
務而自率其屬料量材物稽覈工程身授節制毋費毋
濫時口門八十一丈有奇中深一丈五尺公爲區處作
正埽於東廣七丈邊埽於西廣四丈土櫃後俄廣各二
丈進北埽七旱占南一旱占中泓十有三水占開引河

龍鬚溝爲掣溜計誠吉興工日與觀察長公廣潘公駿
文親冒風日督率羣工鼓舞奮興人什其力誠意所格
金龍降臨稱大王者四稱將軍者八登壇受禮神人一
心二月二十三日水占十進僅留金門三丈餘中泓刷
深日以丈計溜急有聲風起浪湧南埧門占刷底危若
懸崖正補救間忽一埧大聲震塌傾臥金門壓北岸細
箱巨艘半入水眾皆失色公諦視之則臥埧側身返迎
正堵溜口巨艘居間作鼉夙狀大溜截然遽止僅艘底
餘漉漉聲大喜出望外曰可矣調弁勇用戰法分隊進
畚鍤束蒲包土實其罅投之旬旬萬簣肩摩千車轂擊
自午至酉繼以燭終夜有聲旦則厝薪亘兩岸成輿梁

得度二十有四日公躬捧薪芻羣僚各執一秉科再拜以進萬夫踵後金隄湧出遂寬大工計自興作至畢事閱二十有五日期適如公預定合龍期功成祭告行宴賞有差羣僚稱賀僉謂微公神勇不至此公曰國之賴也民之幸也神之佑也百執事之勞也予何力之有焉奏聞詔以公勇於任事督率有方吏部優敘進羣僚尤出力者秩庫帑三十萬金特旨免其冊報餘料如山以屬潘公修上下民隄百三四十里派員防汛善其後乃卜建龍神祠宇以落之並屬文以紀其事頌曰濟出爲沮北流湯湯投鞭斷溜河水不黃聿追故道陶唐李唐金隄隆隆保障南東嶽瀆其宅灘沮會同河

臣之職疆臣之功

荷澤賈莊河工合龍碑記

侯家林合龍之明年河決上游東明石莊戶漫鉅嘉奪
濟河入南陽南陽湖運漕也故病淤受黃益溢沒隄闌
南下駸駸乎挾江淮與俱而運渠且廢我中丞少保丁
公以及時塞決請於 朝許撥三十萬金堵之會歲暮
急假歸黔不果又明年甲戌決口掣全溜南移河湖並
漲北流正河注張秋灌運者不絕如縷 廷旨下直東
河漕兩江各督撫集議未上而公適來自黔過桃宿目
擊中河六塘瀾漫欲溢芟黎倉皇搶築淮東其魚心滋
戚焉途次急派員赴缺口踰勘回東視事三日不待
命卽拜疏痛陳此口必堵狀以行抵石莊則口溜數倍

從前滿流莫禦正河北股全淤引導難施求其口門稍
窄灘地較寬北有支流可洩溜而作引河者曰賈莊藍
口間兩涯相距二百五十丈水深丈七八尺至八九尺
有差卽於此定兩埧基惟新涸澗沙深創取土串溝當
道轉運艱危有難色時撫節方在冰澌塗淖荒莊土窟
中去水尺咫跬步陷沒人有戒心公屹不爲動誓與百
僚堅守扼要檄集夫料以與水戰萬眾翹瞻躍然興起
顧截流需埧而立埧需隄譬彼雙肩周垣是倚溯自銅
廂決口以下祥蘭長滑各境刷成高崖不需隄南岸自
東明何店北岸自開州茅茨莊土漸平支河串溝漸出
因俯諮觀察潘公駿文疏請自東明而蒞而濮而鄆而

壽普築南隄開州而濮而范而壽普築北隄合道於張
秋運河西岸以之束水攻沙河身有定於涸地亦多所
保全請 旨飭部撥銀一百五十萬兩益以本省藩運
糧道臨海關庫銀一百二十萬兩隄俱全功以時畢
舉仰邀 聖明垂鑒視民如傷俯允所請飭部速撥有
著之款並由江皖閩浙楚蜀淮粵各省協濟如額而前
三十萬改撥南河之款亦與焉旣聞 命卽飛檄近河
十五邑率居民購運糶料糶麻椿楸遠涉汴境覓竹纜
廂船民力歡趨無曉夜風霜鱗鱗冰轍車行如雷奮迅
而至調河員桂德均朱鋤薛福年江綬麟等督帶弁備
力作廂兵及本省文武員弁曹充鎮標兵勇剋日齊集

萬人於十一月二十日拜疏開工創建堤臺三十丈越
八日風甚奇寒河冰陡結凌汛犯堤內廠址積水成溜
立見串灘人心恟懼公堅立裂岸崩崖夜督營勇廂壓
子埦護灘地桂德均等分立正雜廠棚設買賣街基布
星羅頃刻成市縱橫亘二十里人得所依眾而後定回
視口溜冰山百丈衡列下游不堵而合旬日凌開汛活
迴刷北灘沙淤去者千百丈天然掣溜不引而河並涸
出南岸新沙里許卽於十六日就此先鋪旱占凡十數
進臨深水北堤藍口地故窪前後溝泥隔料路舟車並
用次第施工期以元且無何而
穆宗毅皇帝龍馭
上賓我 皇上冲齡踐阼仰荷
兩宮皇太后痾瘵

在抱體

先帝救民水火之仁疊頒

明詔照常施

工接續撥款力排眾議畚鍤無停我公北望

鼎湖

披肝瀝膽銜感

兩朝恩命痛勛百爾臣工監在

帝心誠格

天佑道路感泣神物效靈天寵負波祥

鳧浴浪某助公哀籲作爲雅章名曰迎龍翌日而羣靈
雜沓蜿蜒坐中萬眾歡呼僉卜斯工必合矣時乙亥二
月十八日也節近清明桃汛將至兩堤正邊埽土櫃後
俄進占三十中汛遞窄擡水必高而誌楛轉報消耗徬
佛如有神助顧南堤早占沙底冰融大聲塌墊後俄迴
溜刷底淘根動煩廂護北堤正埽偏陷一再幫鑲致扭
頭十餘丈斜趨南堤土櫃金門交左鋪纜綦難公謂是

當先趕櫃箠以固埽根乃宵作銀蠟千條燭龍萬道肩
摩轂擊終夜有聲俄而清明已過上巳方臨麥踐而苗
柳椿而葉水泉萌動春汛溶溶金門刷底五六丈跌塘
深倍之大溜掀騰聞十里施工棘手欲罷不能公則事
益撻志益奮束蒲囊布盛土六萬包土牛堆阜徧埽沿
百物具備乃於三月十六日撒腦填去廂船進龍占坏
料適網纜齟齬不得脫埽如橋衡公用戰法令營勇列
隊擲土包如雨顧包土洞埽底滾滾若口吐飯顆隨浪
噴散土櫃亦奔洩如潮惟南正埽西隅轉與北邊埽東
隅接吻相去一二丈溜從峽捲而出或投料把兩隅閒
淨水擋溜溜稍阻因乘機斜壓百人並登袋土排山下

倒窮兩時力竟得底初八九等口先合邊埽惟大埧蹈
空外傾懸纜不下猶二三丈會大雨至霹靂一聲如桶
底脫遂合金門嘻亦神矣隄與埧同時並下者也埧先
則申灘迺溜礙隄隄先則缺口擡溜礙埧潘公駿文故
主隄自東明迄壽張先成半身外坦壓申支有寬數百
丈類堵口者曹鎮玉總戎正起寬鎮楊總戎明海赤腳
蹈冰流血及踝先眾創溝實土斷溜咄嗟而辦得剋期
成無涓滴滲洩故埧合而下游立涸是役也經始於同
治甲戌冬至前告成於光緒乙亥清明後凡五閱月用
糶料三千萬斤糶麻五六百萬斤椿楸雜料維稱爲正
埧一廣十丈邊埧一廣八丈各進四十八占占長五丈

餘高與大隄平櫃截廣各三丈長如其埧高如其隄用
銀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五十四兩有奇爲隄二百五十
里底廣十丈頂廣三丈高丈四尺內外坦加礮用銀五
十五萬兩有奇並緩北隄而修金隄爲遙東立石閘於
戴廟十里埧禦黃 奏准設立廳汛免冊報加大王封
獎出力員弁悉如侯林工自是河復北流重循禹迹東
南半埧力障狂瀾而堵合銅廂南歸故道之議亦可以
永息矣伏念我 皇上體天出治內稟 聖慈懿旨
上承 先帝廟謨端拱明堂洪流底定凡所以倚重
疆臣俾得殫竭血誠力修民事者實出自 宸衷獨斷
故當諒陰嗣統之初救災恤民 溫綸敦促立定河流

大局期於必成亦以見我丁公遇主之隆効忠之篤
勇於任事百折不回爲不可及也於是曹之人勒石河
干誌公德曰民不能忘屬吏陳錦拜手稽首蹈德詠仁
而作之頌辭曰惟天有工人則代之惟河有流公則帶
之昏墊餘生誰實句之曰時乃功世永賴之

濟南浙閩館神祠碑記 癸酉三月

士大夫重去其鄉所至必立館以會其鄉之人並稽其鄉之能捍大災禦大患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以明其爲俎豆之堂非乾餼之地卽相與質神明講禮讓以其幾於敦本善俗之治而無難此其意至深遠已我浙閩之館於濟南也歲辛未兩省士大夫議所以祀鄉之神在閩則天后在浙則錢武肅王建樓爲廟祀事孔明棖桷豆籩恪遵典制越二載癸酉 皇上卽位之十有二年練吉孟春親裁大政溟隴砥平寢寓鏡清我館笙簧酒醴之文報賽祝釐之節亦益臻美備將勒其事於石以垂之後人而屬某爲記某謹按天后姓林氏閩之莆

田人生宋建隆元年庚申三月二十有三日幼而神異
喜海上遊雍熙四年丁亥九月九日飛昇於滑山之巔
厥後著靈海外呼禱奇應累封至 國朝康熙二十三
年加號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后洋舶糧
艘靡不供奉閩人尤崇祀之武肅王姓錢氏名鏐字具
美浙之臨安人生唐大中六年壬申二月十有六日天
錫智勇係有吳越乾甯四年以功賜鐵券免九死王其
子孫事載史冊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三月卒於國五年
之亂兩浙不被兵戈感正功德廟食殆遍以雍正五年
累封至誠應武肅王春秋致祭載入祀典夫以兩省飲
蜡之地祀兩省尸祝之神將欲勵桑梓之敬恭展蘋蘩

之忠信相逢異地各溯本源甚盛典也現今 聖主當
陽之日海波不興干戈底定百靈效順天下一家二神
之護國佑民而爲邦家光當不獨私於浙閩而吾浙閩
之飲和食德於海岱間者家家蒙其慶人人受其福不且同
在二神怙冒中哉謹拜首稽首而爲之記

賈琴巖比部傳

嗚呼天道福善禍淫其可憑耶其不可憑耶吾於賈比部滋惑焉比部諱樹誠本名榕號琴巖世居會稽賈村大父林起耕讀與先資政同入邑庠父燮堂公濞家貧力穡而殷於課子脩脯必腆比部負笈郡城從名師交貴遊獨布衣履屨徒步下山混跡樵漁泊然無所欲道光癸卯年二十三與予同補弟子員越俗入學題名於籍曰鬢錄先資政出嘉慶庚申舊錄指比部大父名曰其卽某祖耶詢之果然自是兩家交益摯己酉又同舉於鄉相敘京邸互述先德益知比部起家寒素靈秀獨鍾宜其發蹟較難而植基較固同年二十輩人才鼎盛

而敦本厲志尚氣誼重名節則以比部爲最俞勉香年
尤少以療已比部獨助貲治其喪哭之哀聞者感動僉
謂吾浙已酉辛亥年誼冠一時爭交比部比部亦出肝
膽相許予名震京師壬子癸丑閒粵氛初熾吾鄉高筠
坡施雨生諸公嬰城死比部慨然感慕作詩寄懷因縱
論古今成敗得失之故與當世人才學術存亡生死之
交往往忠義奮發不能自己一日讀吳祭酒詩竊謂子
曰我輩自負才名終不能以愛惜文詞誤名節言次輒
涕泣相對旣又互相誠勉曰家大人嘗謂子好論人才
瑕疵當世非古人忠厚之遺且劇談耗氣夜坐戕生我
兩人今夕相語何故乃又達旦則強自就臥顧越夕再

至又如前月輒十餘次同人慕效爭就正則面誠無隱
好爲淋漓痛切之談至拍案滅燭乃已嗚呼此亦足以
自壯矣是年予犯難南歸比部轉以貲郎仕秋曹苦守
科名無歸志己未計偕相見則時事益亟閱歷益深自
以身無言責不得攄抱負爲恨事而春闈報罷予以縣
令發江南比部則浮沈郎署凡四年壬戌乃成進士維
時賊陷吾鄉已一年矣比部聞難來滬迎親始聞太夫
人喪哀毀幾殆養疴滬口泊然無所求於人獨詣予定
行計因得奉老父挈細弱杭海之津沽次年掌教汶上
主舊僚左瀛士州牧左爲忠毅公七世從孫尤尙氣節
交勉爲循吏引士類比部度黃登岱謁關里與嗣子元

震偕以書抵子誇觀遊述志意累萬言迨子從戎山左
比部已服闋回京又四年予以仕齊入覲得握手述勤
苦相慰勞居累月比部爲予序詩集贈別備道性情交
誼並歷數同年友多宿草以爲悲雖其正氣懷然猶克
自振拔而鐵面鐵心敝裘羸馬比部則旣窮且老矣顧
不料其逾年遽一病歿也時老父年且八十元震以憂
病悸賴糾資得歸樞故鄉祖孫蛩駘不絕殆已如縷噫
奈何而元震亦一旦先露也元震無子老父無孫天之
所以報比部者安在哉夫以比部之矢志讀書爲當代
名公卿所倚重倘得一盡其才豈不於世有濟乃天厄
其過白首爲郎亦足以資磨厲矣比部嘗寄予書自謂

一塊硬骨頭造物鍛鍊若干年不知將作何用誠慨乎其言之亦何至艱難其身而又不延其祀耶是可痛已比部能詩詞工章奏簡當精覈有毅色不阿論古持卓識題贈不濫動必寓忠節勸戒意亦文之經世者顧其存止百十篇經平景蓀觀察梓遺棠行於世他日必有論世而能知其人者元震又嘗述比部言貽子謂他日序其集誌其墓者必屬之子與左瀛士左今老死於官子亦頽病不及是時爲之導揚盛節紀頌遺徽將毋名湮沒而德不彰夫何以見老友於地下用縷述予所聞見而可記憶者狀其生平而爲之傳論曰才者造物之所予也名者造物之所靳也嗚呼造物旣不靳比部以

才與名矣乃復靳之以其富其壽其後嗣則何也曰天之待君子固必有異乎常人矣厄之以百年則昌之以千古而或舉時俗所謂禍福者而泥而求之宜其生則榮沒則已焉者之多矣爲比部者吾知其不以彼而易此

江南名宦錢公傳

古之仕爲地擇人以利民今之仕爲人擇地以利仕指民殷賦重之區而鶩而趨焉額一而徵者十先以重賂陷士類曰漕規次以減免私巨家曰紳戶大邑所羨以十萬計則潤此輩及漕脩兌費者半餘入私橐供酬參苞苴民不堪命乃甘收半租而責完漕於其佃眾怒脅官互施狡變乃至受抑惡胥雨夕燈宵饑疲寒慄淋量踢斛狼戾侵漁激而鬪焉則誅否則稱全完登上考彼留心民瘼者或轉以欠解罷上下交詢無所容沿習百餘年未有辭多受少甘忤上以利民如錢公者公諱德承字慎菴吾越武肅王三十世孫起家丞尉以漢川巡

檢受知林文忠爲縣令江南專以農田水利爲治本令
高濬時預備被絮蒲包拯圩出水患令二人負一絮背
浪坐爲成護圩以免民咸神之金匱爲江南漕弊魁歲
羨四萬金官一而分潤者三若均漕平兌則以無羨除
各費而利民公曰吾忍以己入之一剝民之四乎甯忤
上違眾爲之黠紳以賄計要上官禁令公堅執不移竟
洗前弊勒之石先是權青浦邑賦政憑糧差掣申無完
欠同歸細墊聽苛斂紳戶睚差便己而專苛民戶以償
公集差跪邑廟誓之曰汝等祖宗亦糧差乎皆曰否然
則糧差有子孫乎則曰或絕或不振公曰毋孽深禍至
矣悉叩頭請罪乃立自封投櫃期民趨納之松蘇賦甲

天下亂後莫敢墾荒公爲親歷燹墟分荒熟以租代賦
緩其征乘閒籲上官請於朝立減賦局定其利則至今
賴之常州兵燹尤酷邑虛無人公饋粥之衣之予以牛
種授耕具紡車令民以牛及鉏犁質於官聽贖農隙興
土木代賑全活無算六令令溫公紹原上海令劉公郁
膏皆名臣也兄事公惟謹劉爲布政公以松江減賦力
爭萬言嘗自言極生平強項力盡在均漕減賦兩牘中
蓋實能置榮辱升沈於度外也嘗宰崇明行所治見新
厦雙闔具棺蓋形詢得子孫嚮祖父榻拊狀立懲予受
革其俗松江濱海一日飲水而鹹知塘破害禾立砌復
之其遇事痼瘕率如此居平不信祈禳而禱民事維虔

金匱有蝗忽自投邑廟及公署積數尺屋瓦爲膠青浦
有毒一家十三命大獄隔數年犯忽自至皆禱神得之
誠信殆無所不感凡宰六邑守蘇松常鎮歷事薛公煥
劉公郁膏丁公日昌諸中丞莫不手書優答剡章 上
聞李肅毅奏公治行第一加花翎晉道員三品銜授江
甯知府年六十有七病於官卒於里以遺愛入祀松江
青浦名宦亦可謂有功德而民尸祝之者所著求治庸
言十則劉中丞刊布所屬爲楷法卓然可風其立心行
政嗇已豐人不苟爲矜異而駸駸焉蘄至於古良二千
石之所爲嗚呼此豈復輓近擇民般賦重之區而驚而
趨焉以自利者與予旣師事公得親見公之貴而能貧

寬而有制與民休戚以身先勞又因親串得聞公內行同居五世多足以維末俗而勵仕風者令子四人曰繼勳仕淮曰稼秋仕閩曰繩勳仕吳皆登乙科曰稼良入庠與子官同土請爲之傳論曰宋儒有言一命之士苟有心於利物於世必有所濟今之仕而利物者非疆圻則守令耳上以輸納防侵漁而下以催科邀考最則過矣夫事未有不學而能者世之守令一而學爲守令者百則視乎其人之敦本贍族平日何如如錢公者宜其孝友於家而能錫其類與然則學爲錢公者有心利物不以守令止亦不自守令始

江東義民傳

包立身村農也不詳其家世居諸暨包村村距郡縣各百餘里山高水迅關隘層疊三面陡巖前有山峽若門闔曠其中容數千戶立身自幼魁梧能識字厭生業旋得奇門遁甲書稍有雜覽並未出閭世事咸豐初年可二十屢入深山數日不食莫知所往歸則食兼數人若有憑焉問之則曰就吾師斗子巖且述師言謂邑將有亂白骨如山流血成渠非包不平人多笑之已而白衣披髮步罡仗劍喃喃誦咒語若有所授尾而偵之望見白氣滿山包方舞蹈膜拜若有見聞而人不知也遂有謂包師白狐精之語尤恟恍傳會不可爲常其所稱兵

書寶劍符籙閒涉僭妄士大夫方詆爲妖戒勿理顧偶
卜晴雨休咎輒亦奇效鄉愚多崇信之郡城之將陷也
包戒村人嚴守備內則揭竿削木爲兵器并製木礮造
火藥外則塞隘斷道引水灌濠累石若營寨頗有條理
諸邑故強悍懷鬪志遠而邊壽等莊近而江藻橫關楓
橋及會稽之謝家橋灘渚等村技擊之士漸歸之百里
內紳富亦意爲所動利其地險可避亂挾資以往包益
有助已而四面被賊歸者日眾羣推包爲長萬人聽令
若主將然包不願稱官白衣白巾日夕齋醮自號先生
建旗幟曰江東義士賊以一旅至則爲所殲焉時江浙
兩省千里糜爛寸土孤存賊悉力攻之精銳盡至包頂

斷開道三面壁立無容足地翳高磴設伏下攻賊不敢望其東南一面山麓多陂田鱗次遞下中留狹道包蓄上陂水夜灌賊營人馬陷淖或鋪乾土尺許佯北誘賊盡俘之每戰則神馬纏頭示法術作婦女抹粉奇醜狀或斬草爲人插寨中搖旂以農具爲木箱盛土編竹木環營鎗礮穿罅輒中有木匠陳紹先以力稱持斧劈賊白頂至踵爲兩半勁卒千人每戰必先所向無敵數月之閒殺賊以萬計賊畏包如虎且奇之村中亦神明事包包益託術自壯以堅眾志戰則占賊何來當設備果然或占不吉竟值風雨於是寨中齋蘸尤盛而包之作法尤虔相傳一日包與友立高阜望賊忽自仆并推友

倒地適賊中礮子簸簸自上過包曰此良方犯我村月
神耳明日賊營驚傳礮失所在遙望則礮已在包營蓋
用六丁六甲法移之或曰包密令人以賊礮埋淖中而
別設一礮示賊其計亦神矣初賊攻包開一至包得以
時運糧械難民願出者包送之踰險吾友王小鐵孝廉
堃陳子莊大令其元將以包爲內應復紹郡因詣包至
則闔村茹素信法無一眞知戰事者度包識力仍不出
村愚姑勸進取城池勿待重圍自陷包亦不省其中士
大夫讀書有識者無慮數百人皆信包術直謂東南淪
陷大局猶不可支舍包無樂土以故包所出示語無大
體及王孝廉教之始除去自立名號語孝廉等於是去

包來滬爲子言包狀子方訛聞包將爲亂至是始釋乃與朱九香閣學交口稱包擬以書幣款之并馳書左撫帥均莫爲應紹城踞賊每敗於包必束載待恐包攻郡也而包中人士均莫爲包決此計者大劫之難避而吾紹之無人大可痛也次年賊圍包益急村中男婦且四五萬人始猶各家其家繼則男女分廠席蓬無隙尺地如金觸尸穢飲水毒症死什一時則有欲出而不得者矣吾兄內家斯姓合族在村知不可活謀曰吾宗竟絕此耶乃以棉被縛子一姪一自村後高山繩而下預置刀被中令破被自奔數月中求出墮崖并被擄殺死者無算而斯亦僅出一人子爲作褚中人詩誌其事有馮

仰山二尹者包姑表兄也自瀝上懷憲檄招包約內應

已不可入久羈中途墨餘錄述馮語尤多皆馮回瀝自述以答上憲者實久候陸壘是未

嘗履包村也記載夫實大率類此未幾而包村竟至絕食且乏水以手

接雨為欲慘窘殆無人色包不得已更託奇術安眾心

眾則疑信交集但包去則益無計乃交守包勿令走賊

縱火焚之同日死山衙中三四萬人無一得脫其舍命

衝圍及越澗出者截殺無遺自後包村無一存者故亦

莫能言村陷狀可傷也墨餘錄具言某旂沖出若干人亦馮詭語實則無一人出者

吾郡山會蕭諸四邑凡生死無下落者輒疑為歿於包

而其尤著者則羅潭田吉生農部祥田念詒孝廉福疇

合族殲焉予弟子生員諸開第隨田往死亦無疑遲之

十年事間於 朝賜封塚立祠祀包田族亦別建專祠
其疏稱骸骨七八萬具則賊骨與焉予所聞賊死包村
尸積山下何適符白骨如山之讖豈果包有異術與姑
存其疑焉可

補勤子曰匹夫而興討賊之師片壤而矢嬰城之節非
內有敢戰之將外有百里之援未有能久持危局者包
立身鄉愚寡識恃險圖存若早出巖疆憑城待救大功
獨建矣百輩賢豪計不出此惑於小術身家殉之惜哉
或乃謂包立身獨以隱身法得脫事後尙存則惑之甚
矣

書頰口橋人災事

昌化童氏富甲其鄉怒惡丐成羣強索將逐之丐因仇童一日登山伐竹爲刀曰將殺童氏童患之率眾夜攻丐丐負嶠孤廟以抗正環伺聞童謂眾不如焚之頃刻積薪掩廟意將緝丐出而縛之也丐益堅守或以烏鎗擊之薪燃丐出眾狙擊之斃亘焰中餘丐或出或否死者十有一人童以廟丐失火自斃報縣繼亦悔之村有頰口橋半圯童愿以捐修自憊橋七洞跨大谿高廣二丈長什之工需三萬金三年乃成徧質星家諷吉安橋心一石俗稱修橋有殺應主人必宰牲畜以厭之乃用牛三豕五羊七雞鷺之屬四十有九同時泐血先行別

延福壽三人衣冠隨後東西三反時則祀神演劇婦孺咸集且萬人童忠其擾也以兩木欄觀者屆時啟一欄前行行盡反顧則千人擁後或然爆竹轟之眾急反身退人迹鼎沸雁齒陂陁前仆後踐死傷枕藉甚者面目糜爛不可識有婦人抱兒挨石欄宛轉磨擦俱死欄石爲赤類此殆二三十人童自是益悔恨一日童自橋東夜歸登橋忽仆地死人無知者明早視之籠燈燭跋宛然熱盡若置燈平地而死非倉卒傾跌者亦奇矣童氏自此中落不知所終

書友人王某述夢事

自古有言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是大不然黃梁槐郡
荒誕無稽君子有勿道矣顧商宗賚粥周武與齡見且
奠楹飛熊吹垢考之傳記不分聖愚左氏浮夸傳會尤
多奇驗兩閒可驚可喜之事變幻無窮抑亦何在而非
夢耶吾友王君素樸訥自言未仕時屢夢坐書齋聞窗
外人聲隱隱卽自念今日須理訟不暇衣冠信步出戶
見中庭夜色迷蒙作白氣茫然無所睹行數武始見牆
屋知爲前庭閣門自闔入之則門復自闔有案几當前
一人以椅乘其後徑坐之直視前庭仍迷蒙無物僅見
階下序立十餘人近者衣冠蒼古愈下則愈猙獠作伺

候聽令狀還視案上突有方鏡高尺許鑿之面長盈尺
非復己容露其兩肩已衣緋矣鏡側有冠長翅舉手加
首畢鏡忽自去而犯者在前隱約是人影應聲答問據
理判之若不待思索者此常獄也獄稍重則整冠後見
有燈若火彈自上垂垂下懸作碧色正燭案几如有大
獄則別置鑪於案捫之微溫以銅筋撥灰寸許則火星
四射內有鐵球鍛鍊純赤大如胡桃徑吞之下咽作格
格聲不知熱吞訖驟怒回視鏡裏面微赤犯至便子極
刑奇酷判畢吐球入鑪旋沒於灰蓋是球以試問官如
參私意當熱腹中每退卽就坐驚寤從未有如人閒退
衙者百試不差其地皆夜色無日月之光視不及遠莫

知其爲何所也一日忽夢衣緋執笏與四人者俱緩轡前行不知所往初亦自地上行漸行漸上便入雲中中爲甬道若懸布成橋梁容數騎長風送後行如飛瞥見一官云是明季殉難臣紅衣短後披髮及馬背一僕冉冉前導口將登天門未幾風號滿耳潑面薰熱如釜上氣五色變幻漸成赤燄般般聞雷鳴俄而聲如裂繒旋裂旋合金光萬道明滅其中視其深處不可方物卽是天門某官者則回顧四人拱手致謝丰儀奇偉光采逼人顧肩頸已殊不復相屬正駭愕間忽有大氣從空中吸某官直入深際立杳瞬息霞光隱合萬籟俱遙四人者高寒矜慄身輕如葉墮空中瞿然而醒此又夢境之

一奇也夫名之曰夢固自無之有而非事理所可繩者
卽男夢選秀而女夢登科何必非事所或有王君豈崇
信俗說如佛氏所稱地府者而幻境所乘乃亦有是竊
意古今怪誕不經之說或多得自夢中耶爲記其言

定州渠河村勞氏墓誌

定州渠河村予外舅勞又峰公族葬焉勞世居會稽勞家坂從祖崇光徒長沙以進士仕宣宗朝總制兩廣從父樹棠徙桐鄉嘉道閒任湖北鹽道今其孫乃寬舉孝廉乃宣成進士猶貴其在祖籍科第則自公始公諱丙莖原名誠嘉慶己卯舉孝廉越二年辛巳冢君沅恩字佩蓀繼之自是客都中禮闈十下家中落責負巨萬苦追逋公配黃太恭人善持家百計俱窮思北上不可得公以醫名日與名公巨卿遊自題其室曰藤因繪圖徵詠海內知名士爭識之佩蓀善書畫精篆隸嘗入蒲城相國王文恪幕一時朝貴延攬不遑但捷南宮必登

高甲而耿介絕彘緣二十年不第卒以貲郎出爲定州
列第道光癸卯始得迎老母攜細弱皆之任佩藻故有
弟惟生蚤卒婦周氏挈子女各一妹蓮君適周新寡亦
一子與俱并已婦子女及兩子之婦蓋十口三世一堂
歡然具慶官貧歲足自給以文字見重當朝號儒吏士
民咸德之歲辛亥十一月遭黃太恭人喪去官宦橐蕭
然掌教正定且家焉壬子四月又峰公卒於郡未葬明
年癸丑粵匪犯正定佩藻倉卒扶父柩挈家人走定州
遇賊於途覆柩以土宵遁之渠河渠河村者門人楊開
所居感師生誼願指片壤葬又峰公因并輿黃太恭人
柩爲合窆地施畚鍤去浮沙五尺許得土如膠具五色

堅韌若百鍊鐵概所入牢不可拔亘左右若一相其陰
陽背負重山名曰清風面臨軌轍隱如帶水坐乾向巽
雙峙窈焉丙辰戊午佩蓀與其配孫恭人相繼卒先一
歲丁巳妹蓮君與其子周珊石卒已而女蕤僊以庚申
卒子申士以辛酉卒姪桐綬以壬戌卒并怡生婦周氏
之卒於京從弟杏莊及其妾之卒於定者率貧無以葬
纍纍旅櫬行路爲悲胡氏拜僊者申士婦也生子女各
二與桐綬之婦若子熒熒七口就食保陽賴楊氏子悉
捐餘地自佩蓀公以下十柩以甲子四月耐葬於又峰
公黃恭人之旁深其隧穴窺其崇封多其宰木而定州
勞氏之葬乃至聚族於渠河揆之古人首邱之義蓋可

傷已顧念南來三世悉歸地下獨薶僊生長故里識祖宗邱墓之鄉因留桐綬子錫田守墓渠河毅然攜二子錫穀錫胄歸越歲在乙丑過予任城戎次痛述端委乞爲誌傳以表其阡並請補題藤因圖冊不果又十年乙亥穀胄兄弟先後北來省祖墓始得遂其所請而錫胄又死廣平則勞氏之墓渠河將四世焉夫以吾鄉卜葬之難至數十年求吉壤不可得得則止容一二棺有不
如北方土厚水深族葬一山之易者軍興以來水陸間阻官於是卒於是卽葬於是者比比皆然如勞氏播遷北直以官爲家幾五十年矣歌哭於斯夫何足異異乎其壤之得於避亂不卜自吉而又完窀穸於孤嫠之手

與夫門人楊氏之始終好義而共成善舉爲不可及也
予於又峰公以年家子爲增道光庚戌計偕北上曾一
至定州忽忽於今三十年登其堂未臨其穴於心闕然
重以錫穀之請而誌其墓於渠河之由謂夫他日山水
鍾毓之靈必有媲美於長沙桐鄉之裔而世其簪纓者
銘曰渺渺渠河樹甘棠兮鬱鬱佳城邁故鄉兮清風之
麓卜斯臧兮勞山之英居斯康兮啟佑爾後遷地良兮
弈葉藤因長發祥兮

祀河神文 戊辰三月

維年月日皇朝末吏南國儒生祭告於金龍四大王之
神曰嗚呼禦災捍患 朝廷隆禋祀之文崇德報功嶽
瀆視公侯之秩洪惟大王恭逢 盛世見金身於水涘
徧玉食於河壘咫尺憑依萬人瞻敬夙聞靈異幸遂親
承惟念運渠爲天庾之本根實國儲之命脈以黃濟運
如屋建瓴何乃三汛乍平一泓遽斷良以大流撲岸濁
浪含沙人閒之尺瀆難容眼底之桑滄易變允矣難施
夫人力誰歟克挽乎天心某一介書迂未肩國事念
祖宗之成憲惜民物之生涯願使萬舶交馳一帆徑
達俾貿遷之無阻冀轉漕之有資意惟雪浪掀天毋使

洪流捲地竭走石飛沙之力効導河入海之能庶幾千
夫畚揭不令民力徒勞萬里梯航共仰神靈顯佑國課
豐登而無煩蹈海游民樂業而不致爲非懷此十年於
今一禱代民請命爲國淡災當官之祈報無靈下士之
痼瘵在抱倘爾神鑒及愚忠示之奇效行將上陳大府
奏晉崇封嗚呼精衛能飛東海之波濤幾息昌黎可作
衡山之雲霧爲開惟文章能泣鬼神則牲醴難酬靈貺
尙饗

此戊辰三月張秋軍次祀金龍四大王文也王姓謝
名緒以兄弟行居四宋南渡不仕隱金龍山歿爲河
神能見龍身出於黃運兩河閒聽人迎禮時以河北

勦擒諸軍餽饋需舟帥府命開張秋八里廟河淤十
一里三月工竟而王適至迎之入廟受禮顧賊氛正
近上下警備予堅不演劇眾議譁然因作是文祀之
焚訖而二龍竟杳是年伏汛亦竟不再淤長江礮划
千計渡黃入衛漲落以時若迎護然八月閒殲賊河
東阻其竄路水力居多厥後帥檄再三命予禱河神
留汛以歸南師子與翟孝廉增榮峻隄岸助之悉數
南下並導兩岸陂水灌之救出膠淺民船無算乃稟
請 奏聞得 欽賜大王廟額曰榮光普佑蓋以踐
是文 奏晉崇封之語云

附河神靈蹟

予所見金龍四大王神蹟其來時必借一能識者見其形候人迎擁以木盤置側祝王自登官則脫帽作盤敬謹高捧輿仗導前安置殿案聽其上下盤旋至有各就其王之位者卽萬眾譁瞻煙火薰炙畧無驚疑神體長四寸許方首銳尾青黑質金文或變黃綠俗所謂換袍是也旣入廟不演劇不去去則就盤中自杳如是爲常朱黃二王體同而較長寸許將軍以下益長且大約亦無逾七八寸者凡水患兵災大工興作來則多吉惟九龍將軍體大逾尺至則有警屢試輒驗其異體者曰楊四將軍四足一尾具蝦蟇形江漢間多見之會一至工次

壬申二月侯家林河工南北兩埧預設神棚大王相繼至者四將軍至者三十餘絡繹隱見不可蹤迹時丁中丞與予駐北埧王亦多駐北岸者蜿蜒坐中三數月直至立廟請封事竣乃去內有向所罕見者曰栗大王故河督栗公毓美也近已奏加封號又一龍體長細弱爲白老人英並在工次一日白忽爲栗所吞吞竟而栗腹仍若無物者守棚員虔叩求解則吐之無傷迨三吞則白僵仆乃送之河越日又至後亦無他

凡王明來隱去示人有常卽酒置案上多日不飲不食其潤澤若新出於水者問之父老則曰某歲王至

張秋入廟數月不去忽僵臥廟祝米甕人莫敢動越
日開甕腥滿一室將設祭而投之河俄視甕中則蠕
動如生仍在坐杳沙參戎衍誌爲予言之今賈莊工
次多僵仆盤中身輕如蛻俗謂之脫袍袍在而王又
至者有之

民圩助剿擒賊諭 乙丑十月代山東按察潘公

竊以從來禍亂之平不專恃乎兵力民心漸轉斯賊勢
漸衰故圖治必首正人心而禦侮則先齊眾志 朝廷
命將出師爲民除盜猶醫藥之治病也不培元氣雖有
良藥病根未除不治人心雖有大兵盜源未絕本司籍
隸皖北親見夫咸豐初年粵匪甫竄皖省一時無識頑
民往往從賊爲匪由是匪類挾賊以逼脅懦良殷富畏
賊而貢獻財帛其稍能自愛者不受脅從但知奔避此
人心之不振而禍亂之方起也繼而賊踞城鎮爲日旣
久無物不索無鄉不搜良民之被害無算卽從前通賊
者財力旣盡賊亦殺之從賊者偶犯賊令賊亦殺之若

遇官兵接仗驅之前行兵又殺之不死於賊卽死於兵縱使倖脫逃歸亦爲鄉里不齒一朝失足追悔已遲此禍亂之已極而人心之將轉也顧其時民以從賊爲羞尙不知以殺賊爲志謂一人殺賊累及一村一村殺賊累及一方焚掠自甘束手待斃甚至以數十人遇一賊而祇知長跪乞命者其後力竭恨深勃然變計覺從前通賊避賊卒無不死於賊不如羣起而殺賊遂有深明大義者乘人心之漸轉而化導愚頑收羅豪俊倡議拒賊設計誘賊絕賊之糧制賊之命小則一村一寨分而掩殺大則各村各寨起而合攻賊來報復則並力救援賊若敗逃則四路截擊使賊日不敢出夜不敢眠百十

人不敢行路糧無可掠人無可擄賊中人人自危若遇
大股麋至民力不敵相率而走告官兵或裹糧相迎或
沿途嚮導兵勦於前民隨於後賊之畏民甚於畏兵此
人心之旣轉而禍亂之將已也本司亦曾帶領民團克
復城鎮賊氛撲滅地方肅清當年倡義殺賊之人至今
多登顯位亦可知天運人心默相感應同心好義無賊
不平此皆親歷見聞非同虛語今者奉 命督防東境
駐紮濟甯念爾民苦賊年久但願早日蕩平惟恐禍亂
已深人心未轉譬如醫者用藥攻病而病者元氣斲喪
病無已時原其病根一曰莠民助賊引誘投從是也二
曰良民畏賊避匿逃亡是也三曰愚民順賊聽賊需索

妄思免禍是也四曰村民縱賊各守圩寨不敢追殺是也助賊者死不足惜矣畏賊者不過憚賊之衆耳豈知民衆方百倍於賊乎縱賊者不過待賊之去耳豈知賊去必有時而來乎尤可憫者順賊之人不但縱賊而且助賊要之皆因乎畏賊本司覺爾民之畏賊甚可憐而爾民之殺賊又甚可用也特爲開陳利害指示機宜勸爾義憤齊爾心志爾等須知賊糧皆民食賊騎皆民畜賊之輜重皆民產祇因賊隊甫至官兵未來各顧各圩不相援救多被殺奪依然孤危若徒恃官兵追勦而閉圩不出則曠野平原賊膽甚壯若大兵所過而民無接應則飢疲停頓追賊必遲即使追及而賊又他竄官兵

稍遠必有一圩受傷此圩被攻鄰圩不應甚或送糧以飽賊無怪乎賊勢日強民禍日亟也今與爾民約本司預飭曹濟所屬州縣查明境內圩數道里繪圖聯絡每圩舉紳士一二人爲圩長由州縣官長紳董妥議章程認僱圩民大圩五十名中三十名小二十名由圩長結保爲圩勇戶出一丁爲圩丁先令五圩互保出具該圩所集鄰近若干莊並無通賊莠民甘結一套由州縣黏具印結限交到半月內呈送到司候本司發給諭帖無事則圩長率圩勇操練仍聽圩丁歸農有警則丁勇並出互相應援近圩有坐視不救者罰之賊走而追殺不前者罰之官兵追勦過圩而閉門不應者罪坐圩長兵

勇入圩強買擾民者稟查正法私獻賊糧通同賊黨者立置重典圩長鄰右知情徇隱者罪干連坐飭州縣半月一次挨查候本司每月一次委員抽查但責成各圩互爲救應不強令遠調實力辦公者給予優獎殺賊有功者係舉官職受傷斃亡者一律賞卹似此寓兵於民兵民一氣賊無容足之區亦無奔竄之路人心旣固禍亂漸蘇本司當親率勁旅爲爾民削除暴亂共享昇平爾等當仰體本司以正本清源之舉爲父詔兄勉之詞苦口苦心若何諄切天良不昧尙其敬聽斯言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粵匪之亂始於居民畏賊而賊勢日橫終於居民殺

賊而賊勢日蹙皖楚實隱與賊相終始者也此論詳
言民賊相制互爲盛衰旋轉之機歷歷如繪其於皖
楚二省被賊之由及湘淮二軍同時起義卒立大功
之故脈括殆盡此一篇之大旨也雖公牘亦必存之

百記